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对比分析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 USING HUMAN ORGANS TO EXPRESS 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朱绍旭

ZHU SHAOXU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rakiet University

E-mail: 2444137035@qq.com

Received: 18 October 2022 / Revised: 15 December 2022 / Accepted: 22 December 2022

摘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别解释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及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用法，然后对汉语和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方式进行对比。首先根据范畴化理论分别对汉语、泰语动量词进行分类，其次用概念隐喻理论对汉语及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方式进行分析 and 比较，最后再从象似性原则及图形—背景理论两方面对汉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借用条件进行分析，再将汉泰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使用方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泰语中没有直接将身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表达。汉语借用人體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表达及泰语借助人體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都符合概念隐喻理论、距离象似性原则及顺序象似性原则。汉语将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用法及泰语借助人體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都符合工具性、基本层次范畴性、可视性、位移性、主动性、强活动性，不同之处在于泰语中对于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用法没有严格意义的口语性的区分，而汉语中必须符合口语性。泰语中借助人體器官表达动量词的语义条件不符合时量等值性。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及泰语借助人體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都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来阐释，只是二者凸显的成分不一样。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汉泰语；人体器官；动量词；对比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borrowing of verbal quantifiers of human organs in Chinese and the usage of verbal quantifiers in Thai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and then compares the ways in which verbal quantifiers are expressed in Chinese and Thai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Firstly, classify the verb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en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ways of expressing verb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by using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finally from the principle of iconicity and figure-background theory On the one hand, it analyzes the borrow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and Thai verbs expressing verbs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and then compares the usage of Chinese and Thai verbs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expression that directly uses body organs as verbs in Thai.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using human organs as verb quantifiers and Thai using human organs + verb quantifiers and using nouns or onomatopoeia to express verb quantifiers are all in line with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 principle of distance iconic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equential iconicity. The use of human body organs as verb quantifiers in Chinese and the use of human body organs + verb quantifiers and nouns or onomatopoeia in Thai to express verb quantifiers are in line with instrumentality, basic level category, visibility, displacement, initiative, and strong activity. ,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is no strict colloquial distinction in Thai for the use of verbs to express verbs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while Chinese must conform to colloquialism. The semantic condition of expressing verb quantifiers with the help of human organs in Thai does not meet the equivalence of time and quantity. The borrowing of verbal classifiers of human body organs in Chinese and the expression of verbal classifiers in Thai with the help of human body organs + verbal classifiers and nouns or onomatopoeia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figure-background theory, but the prominent components of the two are different.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hinese and Thai; human organs; verb quantifiers; comparison

一、研究综述及研究意义

刘街生、蔡闻哲（2004）研究了现代汉语动量词的借用，认为只有在特定范围中受事性弱、与 V 的相互选择联系性强且表示基本层次范畴、充当工具成分的名词和及少一部分表示伴随成分的名词，才能进入表达动量的“V+数+N”格式而借用为动量词。周娟（2011）研究了器官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认为器官名词要能实现动量词的借用，聚合层面需满足可视性、位移性、工具性、



基本层次范畴性、口语性、“V”与“N_器”单位动程时量等值性及瞬时性。王燕晶（2013）研究了泰国留学生汉语动量词的习得，认为汉泰语动量词可分为专用动量词及借用动量词，并指出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可运用隐喻——转喻认知理论加以解释。吴艳华（2014）研究了汉语借用动量词的语义特征，指出人体器官能借用为动量词，需满足强活力性的条件。赵丹（2017）研究了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偏误，总结了对外汉语教学及 HSK 试题中的人体器官动量词的类别，指出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需满足主动性及多样性。于新鑫（2017）分析了现代汉语借用动量词的转喻类型，指出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会自然地倾向于对自己有最大认知凸显度的实体，通过转喻能够激发人们对另一个实体概念的表达。

通过考察可发现，关于人体器官动量词的研究较少，而关于人体器官动量词借用的研究极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刘街生、蔡闻哲以及周娟的研究。本文的创新性首先是研究对象上，经考察尚未发现有学者对汉泰语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的方式进行对比研究；其次是研究视角上，尚未发现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汉泰语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方式的差异，本文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概念隐喻理论、象似性原则、图形-背景理论四个理论对汉泰语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的差异加以解释，在研究视角上有着显著的创新。本文的研究能够弥补汉泰语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差异方面的空白，并能为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泰语借用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的方式以及两者的对比三方面的研究提供个案参考。

二、汉泰语动量词分类

范畴原本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将“范畴”看作是对客观事物不同方面的进行分析后得出的基本概念。“范畴化”即是对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划分属类的心智过程，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关键性认知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范畴化的能力，就无法建立概念框架和语义系统，无法认识客观世界的复杂现象，无法理解各类事物的关系。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拥有共同特征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该集合内的成员没有核心和边缘之分。本部分用范畴化理论对汉语、泰语动量词进行分类。

汉语动量词可分为专用动量词及借用动量词，其中专用动量词分为两类，借用动量词分为四类，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大类别	小分类	特征	举例
专用动量词	表动作时间内延续	数词限用“一”或“几”。	做了一场美梦、下了几场雨
	表动作次数	语义单一，数词无限制。	写一遍、走一遭
借用动量词	借用名词	A. 借用工具 B. 借用人体器官 C. 借用动作所伴随结果的名词 D. 借用时间名词	砍一刀 踢一脚 跑两圈 等一下午



大类别	小分类	特征	举例
	借用动词	通常只有“跳”、“惊”、“捶”，数词限于“一”。	吓一跳、吃了一惊、打了一捶
	借用离合词	中间插入数词，后一语素借用为动量词。	见一面、睡一觉
	重复动词	重复动词表示行为的量。	看一看、说一说

王燕晶对汉泰语动量词进行了分类，得出汉语中不存在泰语借用拟声词作为动量词的用法，而泰语中不存在借用身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用法，也不存在离合词、重复动词的表达。(王燕晶, 2013:12) 泰语动量词可分为专用动量词及借用动量词，其中专用动量词分为两类，借用动量词分为三类，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大类别	小分类	特征	举例
专用动量词	表动作次数	因动作不同而表达 不同	表达不同： 说一次 พูดหนึ่งครั้ง、 พูดหนึ่งหน、พูดหนึ่งที่ 去一次 ไปหนึ่งครั้ง、ไป หนึ่งรอบ、ไปหนึ่งหน
	表时间持续	ที่ 表时间持续短，รอบ 表时间持续长。	ตีหนึ่งที 打一下 อ่านหนึ่งรอบ 读一遍
借用动量词	借用名量词	借用名量词来充当 量词	เขียนหนึ่งย่อหน้า 写一段
	借用拟声词	限于“打”、“踢”，แปะ、ผ่าะ、 เพียะ 表示打的时候用力的大小。	ตีหนึ่งแปะ ตีหนึ่งผ่าะ ตีหนึ่งเพียะ
	借用名词	名词借用为动词	กินหนึ่งคำ 吃一口

人体器官指的是能担任某种独立生理机能的人体构成部分。在汉语中有一类词是借人体器官名词来作为动量词，我们将其称为人体器官动量词。汉语中可以直接将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而泰语中没有直接将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表达，因而在泰语中表达关于人体器官的动量词时需借助人体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来表达。以下是汉语中能借用为动量词的人体器官名词。

人体器官名词		动量词组合举例
头部器官名词	脑袋/口/舌头 /鼻子	顶一脑袋/咬一口/舔一舌头/闻一鼻子
肢体器官	上肢名词 手/拳/拳头/ 掌/巴掌/指头	挠一手/打一拳/砸一拳头/打一掌/扇一巴掌/戳一指头/招一指甲/拐一胳膊/拐一胳膊肘



人体器官名词			动量词组合举例
名词		/指甲/胳膊/ 胳膊肘	
	下肢名词	脚/腿/膝盖	踢一脚/踢一腿/顶一膝盖

三、概念隐喻理论与人体器官动量词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典型的隐喻结构是“A是B”，隐喻被视为修辞手法的一种，后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是人们认知方式的一种，是人们认知世界、组织思维、构建语言等不可或缺的心智机制，因此形成了“概念隐喻理论”。（莱考夫、约翰逊，1980:9）本部分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汉语、泰语动量词的借用，并将二者进行对比。

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本质上是借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但其与单纯表示次数的动量词是有区别的。“踢一脚”和“踢一下”的区别在于踢一脚是从一个起点到终点的动态过程，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动态结果在不断的改变、呈现，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影响下，需要人体器官来对动作进行实施，动作的起点、终点和身体器官的起点、终点是一致的。“踢一下”则无法表达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也无法看见人体器官的实施，而且“踢一下”带有尝试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汉语人体动量词中分别有借用名词、动词、离合词、重复动词，但只有借用人体器官做动量词才有动态性、起始一致性的特点，汉语借用此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样表达动作、行为次数的方式也可称为隐喻参照点的选择及概念凸显。

在泰语中，有借用名量词、拟声词、名词，这三种借用形式皆是涉及到概念隐喻，在此分别对三者进行分析。

- (1) เขียนหนึ่งย่อหน้า 写一段
- (2) ตีหนึ่งแปะ ตีหนึ่งผัวะ ตีหนึ่งเพียะ 打一下
- (3) กินหนึ่งคำ 吃一口

例(1)“เขียนหนึ่งย่อหน้า 写一段”中的“ย่อหน้า”本意并非“段”，而是泰语“文字”的量词，此处也正体现了概念隐喻理论“A是B”的公式，借助“文字”的量词来表达“写一段”，指的是段数，并非页码。例(2)中所表达的“打一下”并非是简单的“ตีหนึ่งที”，而是借用了拟声词แปะ、ผัวะ、เพียะ 来表达所打动作的用力程度，用力程度有小到大，此处用拟声词来表达所打次数的概念，也体现了概念隐喻理论。例(3)中“กินหนึ่งคำ 吃一口”中“คำ”本意是“词”的意思，“吃一口”在泰语中并没有用“ปาก 嘴”来表示，而是用“คำ 词”，也体现泰语中概念隐喻参照物的选择的不同。

综上可看出，汉语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体现出了隐喻参照的选择及概念凸显，用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表达动态性及起始一致性。泰语虽然没有人体器官借用为动量词的表达，但是泰语中动量词的借用隐喻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四、象似性原则与人体器官动量词

象似性是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相似关系，象似性存在于语言形式的各个层面，语音象似性是指发音与其所指之间存在相似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拟声词；书写与意义之间也存在象似性。象似性包括顺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数量象似性。此处用到的是顺序象似性及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指的是跟我们认知符合的；距离象似性指功能、概念和认知上距离近的，在语言形式上距离也近，即关系越紧密的词在语言结构中靠得越近。

刘街生、蔡闻哲研究了汉语动量词的借用情况，指出汉语动量词的借用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 V 与 N 的选择性联系强，其次是 N 的受事性弱。这二者结合起来可称为宾语性弱。（刘街生、蔡闻哲，2004:51）在此二者相互制约的条件下，只有表基本层次范畴、充当工具成分和极少部分伴随成分的名词可借用为动量词，当然，人体器官动量词也是如此。下面就来具体的分析。

在这里，采用两个表示动量的格式来比较分析，分别是“V+数+N”及“V+数+动量词+N”。

- (1) a. 他吃了一口 b. 他吃了两火锅 c. 他吃了两次火锅
 他踢了一脚 他踢了一木桩 他踢了一次木桩
 他闻了一鼻子 他闻了一瓶子 他闻了一下瓶子

对照 a、b、c 三个例子，a、c 可以说，b 却不能说。首先来看，“吃”、“踢”、“闻”的对象可以是“火锅”、“木桩”、“瓶子”，也可以是“宽面”、“凳子”、“桂花”，但是“吃”只能用“口”吃，“踢”只能用“脚”踢，“闻”只能用“鼻子”闻。从此现象可看出，“吃”、“踢”、“闻”与对象“口”、“脚”、“鼻子”的关系要比与对象“火锅”、“木桩”、“瓶子”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因此 a 组中 V 与 N 只需要用数词隔开，而 c 组中 V 与 N 要用数量词隔开，仅仅用数词隔开的表达是错误的。从这个可以看出的是 V 与 N 之间的选择联系性强，N 的受事性弱即可借用为人体器官动量词。在泰语中，没有用身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说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V 与 N 之间也没有直接用数词隔开的表达。例如，他踢了一脚，泰语为 เขาเตะไปเต็ม ๆ เท้าทีหนึ่ง，用 ครั้ง 作动量词，而若用拟声词表达踢一脚，泰语为 เตะหนึ่งปั๊บ，因拟声词不属于名词，故不符合；他吃了两次火锅，泰语为 เขากินหม้อไฟสองครั้ง，用 ครั้ง 作动量词，ครั้ง 皆不可省略。汉语中的语序为 V+数词+N（工具），泰语中语序为 V+N（工具）+数词+量词，泰语是不可以直接用身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

V 与 N 的选择联系性强，即 N 在 V 为核心的事件表达中，N 的语义贡献小。例如，例子中的“踢一脚”，“踢”只能用“脚”，“脚”在借用动量词时，不能再与其它的动词搭配，因而“脚”的语义贡献是极小的。“V+数+N”与“V+数+动量词+N”这两个搭配的特征以及比较是符合象似性原则中的距离象似性原则的。所谓宾语性弱，也就是 N 的受事性弱的时候，充当宾语的能力就弱，因此称为宾语性弱。在泰语中踢也是紧密连接脚的，只是这里的脚不作为动量词，仅仅当作名词来看。拿“踢+脚”与“吃+火锅”来做比较，很明显踢和脚的关系比吃和火锅的关系更紧密，因此泰语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也是符合象似性原则的，区别在于表达方式以及能否作为人体器官动量词。

接着来对比汉泰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在泰语动量词的借用中，不管是借用名量词、拟声词还是名词，都充分体现了距离象似性原则。首先来看借用名量词，例如写一段，เขียนหนึ่งย่อหน้า，此



处 หน้า 有“脸”、“页”的意思，而 ย่อหน้า 是泰语“ข้อความ”的量词，虽然此处没有直接表示“段”的词，但是由于它是“ข้อความ”的量词，与“段”的联系性是很紧密的；开一枪，ยิงหนึ่งนัด, นัด 在泰语中是“กระสุน”的量词。再来看借用拟声词，借用拟声词符合语音象似性，也即发音与其所指之间存在相似关系，泰语中借用拟声词来表示“打一下”时力度的程度，因此感情色彩也就不用了，这充分体现了发音与所指之间的相似关系。最后来看借用名词，吃一口在泰语中表达为“กินสักคำ”，而此处“คำ”所指并非“口 ปาก”，而是“词”的意思。此处用“คำ”表达吃下去的食物的量，“คำ”的意义可引申为“คำพูด”，也就是“发言”的意思，而吃饭的发出主体是口，发言的发出主体也是口，泰语中用具有相同发出主体的“发言”来表达“口”，可以看出，“กิน”和“คำ”的选择联系性是比较强的。由此可见，泰语中虽然没有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用法，但是它跟汉语具有相同的性质，动量词的借用方法皆符合象似性原则。

此外，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泰语中，人体器官名词的借用，同样需要符合顺序象似性原则。例如“踢他一脚”，不能说成“踢一脚他”，在泰语中同样是不能表达为“踢一脚他”，泰语中“踢他一脚”表达为“เตะเขาสักที”，同理“打他一拳”、“打他一巴掌”也不能表达为“打一拳他”、“打一巴掌他”。在这里表达的格式皆是“V+受事+数+N”，因为在语言中，语法的表达都要符合我们的认知。

五、从图形—背景理论看人体器官动量词

同是一个客观的图片，它可以在人们的心智中反映出不同的结果，在认知语言学中，人们通过建立图形—背景认知方式来认知世界，构建语言和理解语义，在语言表达上，被凸显的要素被映射为“句法图形”，不凸显的因素则为“句法背景”。

在语言表达中，人们会通过隐喻参照点选择和概念凸显来表达目标，这是因为人们的潜意识都会倾向对自己有最大认知凸显度的实体。（于新鑫，2017：114）因为凸显的要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度，因此在汉语中，人们会不自觉地凸显人体器官。在人体器官动量词中，往往有很强的凸显性，这主要源于在这个动作实施工程中，需要凸显动作的过程。周娟将人体器官动量词借用的语义条件分为 V 与 N（器官）单位动程时量的等值性、瞬时性、V 的具体动作性。（周娟，2011：58-59）人体器官动量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即 V 与 N 之间从起始到终点的时间是一致的。人体器官是动作发出的本源，例如，“打一掌”。在打出去的那一刻，动作已经完成了，在这样一个瞬间完成的动作中，凸显性很强，V 与 N 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可称为是动量的标记。泰语打一掌为 ตบไปเต็มฝ่ามือทีหนึ่ง，顺序为“打+掌+一+次”，本质上符合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只是在表达上没有像汉语一样放在凸显的位置，没有将其作为凸显量词来表达。

人体器官借用为动量词，第一要满足可视性，也就是器官对象应该具有肉眼可见的特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咬一口”，“咬一口”不能说成是“咬一牙”，虽然“咬”是通过牙齿“咬”，但却不说成是“咬一牙”，因为“口”具有肉眼可见的可视性，而“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泰语中的吃一口表达为 กินสักคำ，此处的 คำ 引申义为“发言”，而发言是由人通过口发言，具有可视性。因



此，无论是泰语还是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都需满足可视性。此外，人的内脏器官也无法借用为人体动量词，内脏器官不具有可视性，因此不可借用为动量词。对于可视性，吴艳华做出了另一种解释，也即只有器官的活动能力强才能作为动量词。（吴艳华，2014:16）第二，人体器官借用为动量词，需要满足位移性，器官对象需要有随动作行为移动的特性，最典型的是“闻一鼻子”，闻的时候鼻翼可以上下耸动，而“额头”不可以发生位移，因此不可借用为动量词。第三，要满足口语性，我们常说的“头”是书面用语，而“脑袋”则是口语，我们能说“顶一脑袋”，而不能说成是“顶一头”；泰语中的顶一脑袋既可以用 หัว，也可以用 หัวกระบาล，说明泰语借助人体的器官表达动量词少部分并非遵循汉语的口语性的原则，没有做严格的区分。以上几个特性，都可概括为动态过程的凸显性，充分反映出图形一背景理论的凸显性。

除以上三个特征外，还有刘街生、蔡闻哲提到的工具性、基本层次范畴性。（刘街生、蔡闻哲，2004:51）工具性也即器官名词充当动作的工具，例如，我被他拐了一胳膊；他俩每人拽一胳膊和他说话。前一个“胳膊”作为“拐”的工具，而后一个指的是每人拽着一只胳膊，此处“胳膊”不作为工具。对于工具性，赵丹从另一个角度做了解释，即人体器官名词借用为动量词须具有主动性，将人体器官作为有实施性的器官，由人体器官主动发出动作。（赵丹，2017:12）基本层次范畴性指的是所借工具应该符合基本层次范畴才能借用为动量词，例如，“看一眼”不能说成是“看一左眼”、“看一右眼”。当然，上位层次范畴的“身体器官”也不能用，不能说成是“看一身体器官”。

在泰语中，人体器官名词的借用，也符合可视性、瞬时性，但不符合位移性，因为泰语中是没有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都是借用其它的名词或名量词来表达，因此 V 与 N（器官）完成一个动作的动态过程中不符合时量等值性，即 V 与 N（器官）静止—动态—静止的过程中不同步。泰语中动量词的借用也是需要符合工具性及基本层次范畴性，“看一眼”在泰语中也不会表达成“看一左眼”或“看一右眼”，既符合工具性，也符合基本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也即中位层次范畴，上位的层次范畴“身体器官”不能用，下位的“左眼、右眼”也不能用，只有基本层次范畴的词的成员之间才具有最明显的区别属性。除身体器官“眼”外，身体器官“掌”、“拳”、“脚”的使用也同时须满足工具性及基本层次范畴性。

由上可知，无论是汉语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还是泰语中借助人体的器官表达动量词的方式，虽然都有隐喻参照点选择及概念凸显，但二者参照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概念凸显的成分也不一样。例如，汉语中“咬一口”参照点的选择是“口”，而不是“牙齿”，泰语中“咬一口”参照点的选择也并非“ปาก”，而是与“口”相关的事物，汉语中凸显的是“口”以及“吃一口”这个动态起点到终点的动态过程，泰语中凸显的是所咬一口的量。

结论

通过范畴化理论对汉、泰语进行分类，有助于分析比较二者借助人体的器官表达动量词的用法。根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泰语没有直接借用人体的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表达。汉语借用人体的器官作为动量词的表达符合概念隐喻理论、距离象似性原则及顺序象似性原则，泰语借助人体的器官+动量词及借



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也符合概念隐喻理论、距离象似性原则及顺序象似性原则。综上所述, 可得汉语将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的用法及泰语借助人体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都符合工具性、基本层次范畴性、可视性、位移性、主动性、强活动性, 此外, 汉语借用人体器官作为动量词要符合口语性, 而泰语中对于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的用法没有严格意义的口语性的区分。泰语中借助人体器官表达动量词的语义条件不符合时量等值性。汉语人体器官动量词的借用及泰语借助人体器官+动量词及借助名词或拟声词表达动量词都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来阐释, 只是二者凸显的成分不一样。

参考文献

- 刘街生、蔡文哲.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借用[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3):51.
 王燕晶. 泰国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研究[D].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3:12.
 吴艳华. 汉语借用动量词研究及其对外汉语教学[D].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4:16.
 于新鑫. 现代汉语借用动量词的转喻类型分析[J]. 唐山文学. 2017. (1):114.
 赵丹. 人体器官动量词偏误分析[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7:12.
 周娟. 器官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58-59.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ZHU SHAOX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d. km. 18 (Bangna-Trad) Bangplee Samutprakarn 10540

